

莫负潇湘应有诗

——莫言湖南行诗词活动评

诗新韵

七绝八首

蔡建和

一、含鄱口远眺

匡庐绝顶豁吟眸，
楚尾吴头一望收。
千古英雄归落窠，
洪涛不改向东流。

二、瞻仰庐山会址

苍松翠竹掩低楼，
溪水淙淙诉旧愁。
道长且阻谁无过？
能纳谏言远祸忧。

三、题攸县酒埠江

静处深山织碧纱，
餐云渴石聚天华。
溪流广纳容千象，
不绝清波惠万家。

四、十月北京街头

秋风也似春风手，
遍野丹青无迹透。
闻道京都蓂莢举，
满城街巷尽披花。

五、通州大运河怀古

长河千里通南北，
流向人间都是歌。
天下兴亡多少事，
可随江月问流波。

六、郴州仰天湖大草原

绿毯随铺峻岭巅，
一汪池水抱云眠。
风吹太极阴阳草，
日落苍山一点胭。

七、荷塘

雨滴成窝道道孤，
天惊云散难难涂。
新蛙不识池中物，
跃踏荷盘欲拾珠。

八、游武陵穿紫河

武陵夜雨巧梳妆，
春满枝头各竞芳。
十里河街行画里，
星光荣影比苏杭。

陈善君

今年夏天，莫言先生作为中国作协代表团的一员，来湘考察采风。在现场及归京后“情不能已”写下了一些诗词作品，现于莫言与王振的公众号上公开发表出来，点击量非常高，引起了广泛的良好社会反响。这确实值得湖南文艺界好好地加以关注和研究。

一是其原创作品水平高，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创作才华。莫言先生此次湖南行创作的这批诗词作品质量确实高，不是一般的应酬之作，而是“情感于中，形于言”，故发而为诗。包括古体诗词、新诗、对联等多首(副)。首先，对于古体诗词的韵律要求，莫言老师严格按照要求遵行。“奇观壮观，矮寨高桥”“腾龙于矮寨，落凤在边城”“丽日和风强国盛世，崇山峻岭矮寨高桥”等原创对联上下句平仄相对、词性相同，仄起平收、多用新韵，是严格按照古体诗词韵律要求合辙。“居家便饭米豆腐，革命野餐红辣椒”上句末五连仄，下句第5字以救，莫言老师深谙拗救之法。由此可见，莫言老师古体诗词创作是认真的，也是有水平的。

其次，新诗不要求押韵的，莫言老师敢于放飞想象的翅膀，写得大气磅礴，酣畅淋漓，浪漫而又神奇，与湖湘精神完美契合。如赞叹张家界奇山秀水的《太白若来》大有“古风”遗韵。《凤凰杂言三节》写楼写人、写事写情是放开来写的，深得“为人尚须谨慎，为文且须放荡”之要，充分发挥联想想象，以白描之笔写湘西的风土人情，把湘西人的奔放豪爽表现得淋漓尽致、刻画得入木三分。

再次，总体而言，莫言老师的这批诗词近作讲究意象、意境，富有哲理。新诗《凤凰杂言三节》想象在暮云里的银饰少女若隐若现，看吊脚楼的老妇想象她的笑骂，从一丛芭蕉花想象离开家乡的人们，写得情景俱在，栩栩如生，如在眼前，非常有意境。特别是每节最后的点题句富有哲理：第一节的“人与桥动荡不安，还有什么不能释怀”，写人生的无常与超

陈惠芳

真没想到，临近60岁退休之前，能够获得第7届栗山诗会中国诗人奖。这份礼物很重，很及时。

写诗40多年了，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成了一个满头银发老人，颇有些感慨。一路走来，也曾不停地问自己：写诗到底为了什么？不像高考，有一个标准答案。我觉得，写诗很辛苦，也孤寂，但更快乐。因为，通过诗歌，我记录了我的所行、所观、所想，诗意了自己的人生与内心。不到潇湘岂有诗？我在潇湘更有诗。

我是一个执着的人。看准了的事，会一直干到底。1987年春，我与一帮诗友组建了“新乡土诗派”，提出了“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

园”的主张，渐渐成为了有影响的当代诗歌流派。回首往事，透视当下，我认为这一主张没有过时。“新乡土诗派”的理论与实践，有很强的生命力。尽管新乡土诗派由当年的群体创作转变成了个体创作，但初心与使命没有改变。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创作方向是明确而坚定的。从《重返家园》《两栖人》到《九章先生》《长沙诗歌地图》，这是新乡土诗派清晰的一脉走向。新乡土诗派并没有消亡，而是迎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于是观之，此次获奖，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鼓励，更是对新乡土诗派的褒扬。所以，我要感谢所有对我与新乡土诗派支持与理解的朋友。

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故乡，都有自己的栗山，都有自己的乡愁。在当今诗坛，栗山诗会

脱；第二节的“笑过了苦，苦过了骂”写人生的旷达与解脱；第三节的“出门便是远行，开口便是誓言”写人生的无奈与执着。这首诗做到了把意象、意境、哲理有机统一。

二是集联和作品引用，体现作者丰赡的学识修养。除了真心实意、有感而发创作诗词作品之外，莫言老师，有时也“情不自已”借“别人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这些作品的选择运用，非常合理恰当，显示了莫言老师丰赡的文艺修养。首先，看他的两则集联。其一为“风景这边独好，江山如此多娇”，上下两句都来自毛主席的诗词。其二为“谁持彩练当空舞，我欲蓬莱顶上行”，上句来自毛泽东主席的词《菩萨蛮》，下句出自李白的诗《怀仙歌》。莫言先生出古入今，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看引用诗词。在岳阳，莫言手抄了杜甫的《登岳阳楼》和周敦颐的《爱莲说》。一唐一宋，皆入“法眼”；一文一理，一样喜欢。由此可见，莫言老师对我国古典诗词的爱好和钻研绝非一时之兴趣，而是有着长期的兴趣、丰厚的积累和扎实的实践。

再次，看引用照片。在凤凰古城，莫言认为“凤凰城内店铺招牌均非名家所书，但都写得端正大方，有模有样，无哗众取宠之态，有诚实待客之意”，故拍摄挑选了很多店铺招牌与对联，如《文光射斗》《五羊夔龙腾霄汉三湘云涌，千顷碧波映斗宿万星光辉》《得山水清气，极天地大观》《天开图画，人出凤凰》等放在公众号里供大家欣赏玩味。从他所选的店名门联来看，确实体现了儒商一道、人生真谛、商业文化的精髓，莫言先生的古典文化情怀、兴趣、功力的确非一般可论。

三是文艺创作传播活动，体现作者高尚的情怀情趣情感。莫言老师这次湖南行，文艺活动安排丰富，明显地有计划、有预期、有收获。首先，我们看到他抄书写字。

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故乡，都有自己的栗山，都有自己的乡愁。在当今诗坛，栗山诗会

已成为一个品牌，栗山也已成为一个象征。我的故乡是宁乡流沙河，流沙河就是宁乡的栗山。走遍大江南北，走遍三湘四水，根还是在自己的“栗山”。我始终认为，诗人要有精气神，诗歌要有根。根在，就枝繁叶茂。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扎根于民族与本土。不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所以，我也非常认同栗山诗会创办人周瑟瑟先生的“田野调查”与“户外写作”。诗歌是走出来的。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故乡，都有自己的栗山，都有自己的乡愁。在当今诗坛，栗山诗会

已成为一个品牌，栗山也已成为一个象征。我的故乡是宁乡流沙河，流沙河就是宁乡的栗山。走遍大江南北，走遍三湘四水，根还是在自己的“栗山”。我始终认为，诗人要有精气神，诗歌要有根。根在，就枝繁叶茂。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扎根于民族与本土。不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所以，我也非常认同栗山诗会创办人周瑟瑟先生的“田野调查”与“户外写作”。诗歌是走出来的。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诗新韵

蝶变(组诗)

梁尔源

蝶变

一只蝶，隐身于一句谏语
斑驳的摇曳
是阴阳的苟合
月影书斋 花雨和流水
珍藏在茧缚中的定情物
两只蝶，生成一道闪电

水乳交融的季节
色盲是一种美
残缺是一种美
赴死的颜色很淡
一只蝶能点燃
三月的桃花

百花盛开，大地锦绣
影子在争风吃醋
秋波抚动着岸边的柳枝
一只蝶在人间
扇出四月天

无法解开七月的纽扣
紧闭的闸门，流火和闷雷
蝶在效仿涅槃
将天穹拆开了一道缝
一只蝶，在绝望中
飞出了一道彩虹

挖掘机指数

从网上走
在云里挖
丝绸中掘出久远的梦
海浪里翻着亘古情
用诗经抒发指数
论语铺垫经纬的蓝图
点开经典的穴位
奇经八脉方显激活的窗口
虚拟的曲线上
箭头一直昂首挺胸
起伏是雪山草地的意象
波峰在临摹王屋太行的倩影
演绎出信念的几何
彩霞托起穿越的底气
挖掘机那昂起的头颅
方显一块版图的倔强
云中的履带
碾压出世纪的路径

登岳麓山

你登过岳麓山吗
湘江边上那逶迤的脊梁
别老在山的影子里跋涉
从一首世俗的词赋中走出
取景框中才不会是平淡的风景
登岳麓山
最好骑着月光抵达
闻着书香启程
如果饮马池中落满了星星
肯定有两颗最亮的举着灯笼
你可手持向导的千年拐杖
用南来的太极敲开山门
登岳麓山，要赶在深秋
走一条鲜为人知的小道
顺着繁体字垒砌的台阶
踩着木鱼声中散落的腐叶
每攀登一步，脚下都会渗出殷红的足迹
登岳麓山，必结伴而行
半山腰有灵魂向你喊话
影子中的长衫马褂
手持八卦阴阳
他们在亭子中品茗一杯夕阳
满山的枫叶都在恣肆作响
倒影从湘江中站立起来
见到云麓宫
别误认为登上了山顶
飞来钟的声音里
隐藏着一条更远的古道
那些直耸云端的墓碑下
垫着更高的峰峦

在故乡抖了抖涟水的尾巴

故乡是涟水发源地
那瘦筋筋的曲水
像天空掉落的一道闪电
在阳光的折射下
仍系着盘根错节的名号
那些从石板路走出的显赫
是闪电牵出的雷鸣
这条曾澎湃苍穹的动脉
每一朵浪花都有坚韧的血性
金戈铁马驰骋出无数巴图鲁
典籍中压着仰天长啸
古宅虽已人去塔塌
那执拗的涟水
仍拴着铿锵的天空
站在栗山桥上
拽住涟水的尾巴
试着抖了抖久合的扉页
那世业堂李园锡三堂
涟滨书院东山学堂富厚堂……
都在咔嚓作响
湘江开始沸腾了
长江渐起波涛

余晖

人这一辈子，都会经历许多事，有些事不算事，所以随风而去了；有些事还算事，所以沉淀下来了。如果把沉淀在记忆深处的那些事翻出来，犹如打开了一坛陈年老酒，香气扑鼻，令人陶醉。

1990年，我与湖南电视台摄制组的伙伴们，到湘西拍摄电视纪录片《浪尖上的壮歌》，反映湘西西水河船工富有传奇色彩的放排生活。摄像机聚焦在木排上，我们就与那些豪爽、阳刚、彪悍、勇敢的排工休戚与共，呼吸相通了。“用劲！往左扳！往右扳！快点！”

木排正在经过一个长距离连续险滩，众排工都在叫喊，互相提醒。形势紧迫，间不容息，任何一个差错都将导致难以挽回的后果。突兀在眼前的悬崖绝壁，隐藏在浪下的怪石礁盘，就像一头饥饿的猛兽，正张开血盆大口，随时准备吞噬猎物。

排工们的呼叫和浪打巨石发出的声响，混合成一片嘈杂喧嚣。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一位排工在操作木排时，因木排颠簸幅度太大，他的自我防范又出现了偏差，于是，他瞬间被抛起，然后又重重地摔倒在木排上。

或许，那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他的身体承受了难以承受之重，所以，一时间他陷入了静默。木排的操纵突然间缺少了一环，操控难度顿时

增大。性命攸关、生死之间再也不是停留在嘴边的一句空话。

正在河边拍摄的我们也不禁大惊失色，我们不仅替那位排工担心，也在为整个木排捏着一把汗。突然，那位排工又像一座山似的站立起来了，他迅速站到了自己的工作位置上。

终于，排工们齐心协力扛住了风浪的袭击，把乱石纵横的险滩甩在了身后，让浪尖上的传奇故事流传在了西水河两岸。

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幕。在后期制作时，那惊心动魄的场景最终被我挑选出来，特意安排在了开场片头这个将要先声夺人的重要位置。于是，木排在激流险滩中拼命挣扎的情景得以渲染，土家族排工百折不挠的精神面貌得以展现。

把生命托付给激流两岸的青山，到浪尖上去寻觅勇敢和无畏。这是我们电视人作为见证者，也作为思想者，对排工历险生涯的强烈感受，这是过滤后的写意，这是升华后的情感。

为什么西水河放排曾经是湘西的一道风景？为什么西水号子成为了许多后来人感动万分的声音？因为湘西的山太高，因为湘西的路太陡。在过去那漫长的岁月里，土家人的日子全靠肩挑手提，全靠背篓背着走。

借助密布的山溪小河从事运输，不仅是智慧的体现，也是唯一的选择。从遥远的年代起，西水河上就活跃着一代又一代彪悍的土家汉子。

西水河岸边有密不透风的森林，森林里有汨汨上冒的泉眼，泉眼旁有一群顶天立地的土家男子汉。他们正朝着同一个方向，踩着同一种节奏，在拖木号子的助威声里，奋力将一些砍倒的大树拖离现场。

在粗犷的拖木号子声中，土家汉子们将木头拖至山边，一条顺着陡峭的山势，滑溜直下的



满头银发望栗山

园”的主张，渐渐成为了有影响的当代诗歌流派。回首往事，透视当下，我认为这一主张没有过时。“新乡土诗派”的理论与实践，有很强的生命力。尽管新乡土诗派由当年的群体创作转变成了个体创作，但初心与使命没有改变。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创作方向是明确而坚定的。从《重返家园》《两栖人》到《九章先生》《长沙诗歌地图》，这是新乡土诗派清晰的一脉走向。新乡土诗派并没有消亡，而是迎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于是观之，此次获奖，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鼓励，更是对新乡土诗派的褒扬。所以，我要感谢所有对我与新乡土诗派支持与理解的朋友。

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故乡，都有自己的栗山，都有自己的乡愁。在当今诗坛，栗山诗会

已成为一个品牌，栗山也已成为一个象征。我的故乡是宁乡流沙河，流沙河就是宁乡的栗山。走遍大江南北，走遍三湘四水，根还是在自己的“栗山”。我始终认为，诗人要有精气神，诗歌要有根。根在，就枝繁叶茂。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扎根于民族与本土。不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所以，我也非常认同栗山诗会创办人周瑟瑟先生的“田野调查”与“户外写作”。诗歌是走出来的。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给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冰韵